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和武憲皇后

昭懿王后

宣憲皇后

妃王氏

哀皇后

明宗四子

明宗四姪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

立淑妃爲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爲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爲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子是爲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爲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爲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謚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兒羞少賣梁故

將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

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姬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

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丘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爲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郇國

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
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為廟詔立高祖太宗為五廟使從
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
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為延壽娶從
益妹是為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為誰素亦養於妃
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
明宗與我約為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
婦也乃拜從益為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
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
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

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
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
殿下群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迫此
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為左右丞相李式
翟光鄴為樞密使燕將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
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
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
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
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
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

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爲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謚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

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繼璟。以爲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

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儻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

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為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

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群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橐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又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捧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疋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疋都

頭已下。七死至三死。又請嚴衛捧聖。下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懾。從榮又命其僚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悅。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

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已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尚忌宋王從厚賢於已。而懼不得爲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

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洎得侍衛兵為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為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贊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

諾贊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興殿閣議事贊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為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柰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

千人以出從榮寮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獸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

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群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明宗兄弟皆不見於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從敏從璨初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爲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士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爲大內皇城使嘗於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戶參軍賜死重誨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

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為捧聖左廂都
 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
 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貢獻其從事諫以為
 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為右驍衛上將軍居久
 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
 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為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
 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
 武寧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
 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

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
 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
 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
 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為盜悉籍
 歿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
 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
 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為魏州刺史坐賊亦以太
 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為商州刺史坐與其
 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為人沉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為馬步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
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
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
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彊悍廢
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其弟延
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
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
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不恤軍
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逐延皓
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
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以

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一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

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爲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爲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爲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鳴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安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

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
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
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戒之出帝不
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
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
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
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為晉獲者及景延廣
桑惟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
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列中帝召當直
學士范質謂曰杜耶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

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為其所
知卿為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
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
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
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塲犯
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
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與晉祚則
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
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開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
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

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
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
生忍耻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
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
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
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
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任兒等至伏蒙皇
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
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
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半巨孽遂

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
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
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携離上
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
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
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
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
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
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以
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

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

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斗酒為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象，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為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

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兩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為遺。五月，永康王上陁，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陁虜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陁避暑。八月，下陁至八月。永康王下陁，太后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為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

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太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爲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爲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南面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濠爲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爲安重誨所喜以爲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濠驩甚乃爲重胤娶濠女後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

納之以爲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群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群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醜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似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官官尚官知客等皆爲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爲皇太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以死

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為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

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

二孫而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

足稱焉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

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贊敬暉重胤子

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進重睿重杲孫曰延煦延寶

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

友生敬威敬贊萬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

不知其於高祖為親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

武英殿中書進
作重元屬宗考
曰按中書高祖
弟曰敬威敬德
敬殷敬贊敬暉
重元凡六子曰重貴
重信重義重英
重元重睿重杲
凡七子又云重元
高祖弟也亦不知

世考親疎延高祖
言之重信以厚子也
於高祖重而下焉
謂子重義則重元
之不在弟列而高
祖止重弟矣以謂
名傷亦未便後者
重元重弟而高
祖止重子今傳乃
一重元而列其
名法矣

敬儒為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

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

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

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

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

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為幼子者非也石

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

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

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

五代史十一
為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敬威字奉信唐廢帝
時為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兵
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
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為沂州馬步軍
指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為
太傅并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
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
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
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為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

亦加贈太師敬贇字德和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
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即位以為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
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贇性貪暴
高祖為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贇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
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
驕恣帝常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
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
存鄭溫遇以警之契丹犯邊敬贇從出帝幸澶淵使以
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
復出為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為威信軍授

敬贇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贇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爲右衛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

號王。重胤鄭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楚王重信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壽王重義字弘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

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重睿爲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晋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晋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陳王重杲高

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爲聚斂趙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宴

在禮萬歲殿所以賜子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為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為齊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為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寶齊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為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為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王工製此璽在位群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

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間閭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

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孝。示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某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官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爲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后數切責之

後贊係人名自有
侍併見史弘肇等傳
中或以居官名共誤也

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邠等死周高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周

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公贊為天子贊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誥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崩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贊高祖愛之以為已子乾祐元年拜贊徐州節度使

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已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爲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

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群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卧榻昇承勳。出見群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贊。高祖愛之。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群臣迎贊。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贊。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召之。贊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贊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贊。崇至宋州。贊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祭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

崇語崇乃登樓見贊已而奪贊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贊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贊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贊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贊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贊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贊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贊以幽死初贊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鞏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贊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爲贊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爲贊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

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為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

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謂天无眼，而使我不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傳先贊而後信亦便於述事爾

述事語實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國

五
竹
史
十
八

五

